

写作的幸福

郭宏安
著

東方出版社



HONGJINGSHI

写作的幸福

郭宏安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亚男

装帧设计：徐水平

版式设计：于冬梅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写作的幸福 / 郭宏安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3.8
(空灵书系)

ISBN 7-5060-1682-6

I. 写... II. 郭... III. 随笔 作品集 中国 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2070 号

写作的幸福

XIEZUO DE XINGFU

郭宏安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：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：7.125
字数：112 千字 印数：1 10000 册

ISBN 7 5060 1682 6 定价：1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《空灵书系》序

本来，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希望我也能有一本小书加入这套《空灵书系》丛书里来，可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活，虽然我写的随笔杂感之类的文章很多，但是都没有刻意收集整理，差不多全部散失在民间了。假如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还有意搜集整理出来，我倒是应该在这里大大地感谢他们了，我记得最近我有一篇写“竹”的随笔，被收在《大学语文》中了。目前，我也只能提供这样一篇写“竹”的文章。现在，这套《空灵书系》丛书的编者又进一步希望我能《空灵书系》写上一个序言。说真话，我开始不大想答应，但是，我看了一下这套丛书的作者，里面许多位大写手都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旧友、相知或者文坛神交，他们的漂亮文章和出神入化的文字，我还是读过一些的。对他们的文风和人品，我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。如今，在许许多多的白首人的文章和著作还不大怎么被看好的时候，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愿意结集出版这样一些带有旧式学人色彩的文集，我以为这总是一件好事，同时我自然也愿意在一旁鼓掌助威。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平均年龄居然已近八十，总的年龄11人相加正好是865岁，是可谓“空灵之人”了。再加上，这套丛书的编者也是我比较熟悉和比较要好的老朋友和忘年朋友，尤其是黑发人关心和鞭策白发人，也是满有味道的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个人这么些年的日子，真的有点就像这套丛书的名字——空灵而飘幻，却又实在而不虚。既然我与这套丛书还

能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和这么多的投缘在其中，算是当做《空灵书系》的序言吧。但愿我们的这些文字能在新的年月里结集出来，让读者读到一些实在而不虚的意思……

杨宪益

2002 年酷暑于京城银锭桥



目 录

CONTENTS

一 写作的幸福



- 不朽者的行头 3
- 地铁众生相 9
- 他拒绝了龚古尔奖 14
- 格朗贝岛，大坟岛 22
- 伏尔泰三百岁了 42
- 写作的幸福 45

二 这里曾是欧洲思想的熔炉



- 斯多法赫先生的花园 51
- 游圣皮埃尔岛 65
- 访锡雍古堡 77
- 日内瓦老城 92
- 这里曾是欧洲思想的熔炉 109

三 巴黎人与书



- 巴黎人与书 117
- 巴黎一条街 121
- 巴黎穿衣谈 124
- 塞纳河畔访书 126
- 罗丹的巴尔扎克 130
- 访巴尔扎克故居 136

四 春天的第一个消息



- 雪落在莱蒙湖上…… 145
- 莱蒙湖上鸟趣图 147
- 阿罗拉山房记 149
- 冲雪而开的小花 154
- 又听见了鸟叫 157
- 在小旅店里 160
- 春天的第一个消息 165
- 登沃里昂峰 168
- 近睹塞尔文峰 181

五 奶酪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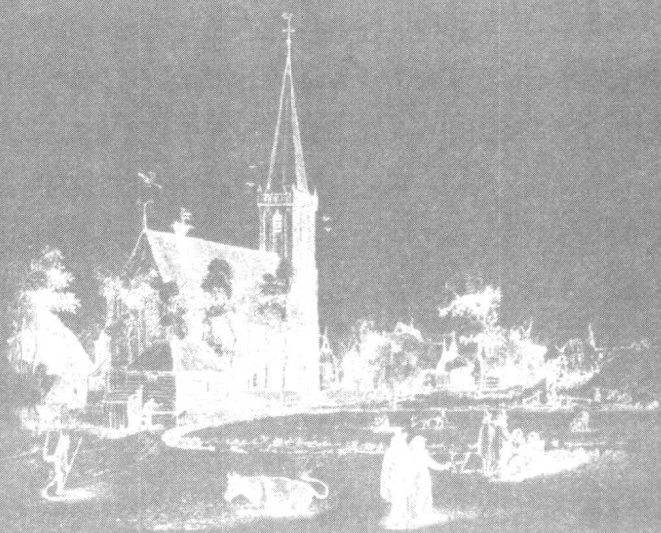


- 奶酪的故事 201
- 栗子而曰“烤” 203
- 你吃你的鱼，我吃我的鸭 207
- 餐桌上的水 210
- 话说西欧人的礼貌 215

编者后记 217

一

写作的幸福



不朽者的行头

法兰西学士院的成员是终身的，其人数是固定的，40位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只能死一位补一位，故称不朽者。我认识的作家C先生于1986年被选进学士院，成了一位不朽者。可是，我觉得这位不朽者一点儿不朽的感觉和打算也没有。

1987年10月，我在巴黎又见到了C先生。一天下午，他带我去参观法兰西学士院。学士院在塞纳河左岸，正对着卢浮宫，中间有艺术大桥相连。艺术大桥于1803年开通，它是塞纳河上的第一座铁桥，也是第一座步行桥，木板桥面，桥上有座椅，中间还有两个花房，养有奇花异草，可以遮风避雨。站在桥上，向河的上下游望去，景色十分壮丽，难怪桥上常有人作画。上游，不远处即河心小岛，沿绿树成阴的尖角弗尔加朗向上望去，依次是新桥（名为新桥，实为旧桥，桥龄几达四百年，它第一次为步行者留出了便道），硕大的法院，辉煌的巴黎圣母院和它的高耸的尖塔；下游，则是卢浮宫和卡鲁塞尔桥，尤其是黄昏，一抹斜阳下，缓缓的流水泛着金光，树木和建筑分外清晰，葱茏的绿色中呈现出一片



片温馨的灰色，令人遐想联翩，有尘虑尽释、心旷神怡之感。

法兰西学士院 1635 年由红衣主教黎塞留首相建立，初无定所，1672 年迁入卢浮宫，1806 年迁入现址（此地原是首相马扎兰主教的私邸），名为法国国家学院，右边一半是国家学院，左边一半是马扎兰图书馆，法兰西学士院是五个国家学院之一，就在右边一半中。学院建筑有一绿色的穹顶，极丰满，颇壮观。学院不接受自由的观光客，我因为有学士院院士带领，自然不在此列。那天是个星期一，学院里静悄悄的，不见有人走动，只一个老华人来给我们开门。老华人极瘦，C 先生告诉我，那是一个广东人，大概不会说中国话。C 先生说：“我带你去看看接纳大厅吧！”接纳大厅就在穹顶的下面，身临其境，倒不觉得有多么宽敞，甚至有局促之感。果然，有幸聆听老院士的欢迎词和新院士的演讲的，四百人而已。站在穹顶之下，我突然想起莫洛亚在他的《回忆录》里说到的情景。1965 年，他做接纳经济学家、哲学家吕埃夫的演说，他看到的是：“入院典礼的那一天，吕埃夫请来了他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头头。穹顶下，在听众席的第一排就坐的既有保尔·莱诺、安东尼·比耐，也有顾夫·德姆维尔、克里斯蒂安·福歇、佩雷菲特和帕洛斯基。先前科克托请的是一地的女王，而今他请的是一地的大臣。”我问 C 先生：“你请的是什么人？”他答道：“我可不想请那么多的大人物。你原说去年来的，我已经在前排给你预定了位置。真遗憾……”我笑了：“是啊，我不是大人物，不然的话，也就说来就来了。”说毕，两人大笑。

出来的时候，远远地碰见一个瘦高的老人，C 先生说，那

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洛德·列维-斯特劳斯的。我说：“我很想拜访他。”C先生说：“你跟他说就是，他很平易近人的，而且他肯定很高兴见你。”说不上什么原因，直到我离开法国，我也没有同他联系。



在我看来，C先生已经是一个大作家了，如今又进入不朽者的行列，成了列维-斯特劳斯的同事，不说自得吧，有些欣然之感也不为过。然而不，他非但绝无炫耀的意思，说起来做起来竟还有些不敬呢。就在几天前，在他家里，他应我的请求（我究竟有些好奇）拿出那套不朽者的“行头”给我看。那是一件黑色的斗篷和一件呢子大氅，大氅很漂亮，蓝色，绣着绿色的细长的橄榄叶，完全是手工缝制。他很坦率：“这套东西花了我十万法郎，我还真付不起呢，幸亏有几位朋友帮忙。哦，等一等，还有我的剑呢。”他说着就双膝跪在地上，从沙发底下拖出一柄长剑。是了，院士阁下是着大氅，佩长剑的。院士们的大氅倒是没有明显的区别，而长剑的剑柄却个个不同，其造型全在个人的设计和选择，皆有其特殊的寓意。C先生自柄端至护手依次选的是翎毛、沙漏和老虎。翎毛指的是亨利四世的盔饰。亨利四世在一次战斗中对手下人说：“如果你们被打败，你们就朝着我的白翎毛靠拢。”C先生是法国西南部贝阿恩人，亨利四世之同乡也。沙漏，细长呈小壶状，内盛细沙，漏以计时。这说明时间在他的作品中的重要性，故有批评家称之为“时代的编年史”。老虎来自英国诗人威廉·布莱克的一首诗，他曾用作小说《夜森林》的题词：“虎，虎，烧个通红，在这夜森林之中。”这是他喜爱的一个形象，多次在作品中使用。这剑柄的造型的



确设计得好，形象好，意思也好，只是常年蜷缩在沙发底下不见天日，是否太委屈它了？我对他说，何不挂在墙上？他笑了，说不必，又把它塞进沙发底下。

○先生告诉我，院士们每周四下午三点聚会，讨论学士院的工作和编词典，院士们主要是作为嘉宾参加国家的重要庆典和欢迎重要的人物，而编词典是学士院最主要的工作，虽然学士院的词典并不为民众所广泛使用。每位新选院士所承担的那个词就是前此已经编到的那个词，○先生入院的时候，词典编到的词是“不敬”。他说到这里时，不禁大笑，说：“来得正好！”编词典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，他说不尽然，编到“大腿”这个词的时候，老先生们就足开了一通玩笑。有一个大家常讲的故事：有一次编词典，霞飞元帅睡着了，正好编到“机枪”这个词，一位院士叫醒了他，问道：“元帅阁下，机枪是一种什么枪？”元帅答道：“是一种放起来哒哒哒的枪。”说完，又睡着了。词典诚然是一种严肃的著作，但是词典的编者毕竟也是人，在严肃的工作中表现出稍许的不敬，只有法国人才做得出，我很理解。

我问：“什么人可以进入学士院呢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任何资格的限制，就是说，任何法国公民都可以申请和进入学士院，所以学士院的组成有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哲学家、医学家、经济学家、作家、诗人等等。最初学士院的组成是由国王任命的，从1672年开始，新院士是通过老院士选举进入的，最后由国王或总统批准，国王或总统享有否决权。例如，拉封丹1684年选举通过，由于路易十四的否决，1693年才举行入院仪式；保尔·莫朗是由戴高乐总统否决掉的，十年之后



才重新当选。新进的院士就坐在他所接替的院士的那把椅子上，而椅子摆放的位置是固定的。”那么院士的选举能够保证院士的质量吗？不要紧，著名作家让·杜图尔是个院士，他说得好：“学士院保持四五个笨蛋，是一件有利于学士院健康的事。”所以，才有“第41把椅子”这个说法。我忙问其故，C先生说：“1855年，阿尔塞纳·胡塞发表了一篇幽默随笔，题目叫做《法兰西学士院的第41把椅子》，举出了53个杰出人物，而他们都不是学士院院士。1894年，胡塞再版了这篇文章，更名为《法兰西学士院的第41把椅子的故事》，减去6个人，加上4个人，总数为51个人。1971年，莫里斯·热纳福瓦又提出了13个现代作家的名单，将其列为应该坐上第41把椅子的人。这些人中，有的拒绝申请，例如笛卡尔、帕斯卡尔、狄德罗、福楼拜等，有的虽申请而不得入，例如巴尔扎克、左拉等。”我说：“听说一个著名的小说家正在申请进入学士院。”他说：“这一点儿也不奇怪。”

法兰西学士院曾被戏称为“赋闲的国务活动家的清谈馆”，一位作家或诗人若进入学士院，往往会被一些激进人士看作创作生命的“结束”，一句“他完了”就把他打发了，口气颇为不屑。C先生正是如此，有过类似的经历：曾经有龚古尔学士院主席邀他入院，可是他当时已经申请了法兰西学士院，不得不回绝了他。如果他入了龚古尔学士院，他在当今文学界的地位就会不同。他说：“这无所谓。一个作家的地位取决于他的作品，而不取决于他所获得的荣誉。再说，作家的地位，不应该是一个作家关心的事情。”不过，院士中毕竟多为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人物，当个不朽者无论如何

是一种难得的荣耀，然而真正不朽的不是那套行头，而是那种并非朽者和不朽者都有的淡泊和谦逊，是那种对待庞然大物的适度的“不敬”。



地铁众生相

在巴黎，我喜欢坐地铁，一是图方便，巴黎号称百米之内必有一地铁站；二是有众生相可看，老百姓多乘地铁自不待言，也有大学教授和高级官员坐地铁去上课或上班的。

在地铁里，阿拉伯妇女带着孩子乞讨的，有；吉卜赛女孩看手相的，有；摆上摊子卖画的，有；演奏唱歌要钱的，有；行窃的，有；卖假货的，有；逃票的，有；带着劣质酒喝得醉醺醺的流浪汉（或女人），有；穿着奇装异服留着葵花一样高耸的、五颜六色的发式的年轻人，有；在车上看报看书打开计算机工作的，有；但是，抢上抢下抢座位的，没有；吵架的，没有；大声喧哗的，没有；总之，有的和没有的，在井然有序的人流中、在高跟鞋与地面的碰撞声中形成了一种色彩斑斓的和谐。

在奥斯特里茨站，我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忧郁地弹着一把简陋的竖琴，身后放着一只木碗，木碗旁边放着一块纸板，上面写着：“一个五十六岁的女人想活得清白。”话不多且平常，但颇有震撼力。简单的旋律说明女人弹得并不

高明，但是清晰而略显尖利的音调表现出这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人，她要用她粗糙的艺术换取有尊严的生活。我很感动，为此还写了一首十四行诗：

你的竖琴啊古朴得简陋

你的腰身啊纤细得瘦弱

你并不望着过往的乘客

只把纸板木碗放在身后

手底下进出晶莹的泪珠

一滴滴滚入驶过的车轮

但你有一颗碾不碎的心

苦日子也不能让它屈服

“56岁的女人想活得清白”

这宣言引来由衷的钦佩

使许多人感到不安羞愧

这顽强的骄傲并不轻率

你知道，要实现你的心愿

还要保持二十年的尊严

在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中，我看到一个年轻人，举着一个没有底的画框，让他那张干枯的脸处在画框中央，他把这叫做“自画像”。他不会唱歌，不会弹吉他，不会吹萨克斯，不会跳舞，不会玩杂耍，不会施催眠术，但是他不肯白白伸手要钱，于是他发挥想像力，期待着有人观赏，有人被打动，朝他那木碗中投下一两枚硬币。我就是一个被他打动的人。你也许觉得他很可笑，但是他那份总得做点儿什么

